

灯塔·记住

许谋清

很久很久以前……

每个人,小时候,都听老人这样讲。假如,那个很久很久以前,能够落到实处,比如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那它就会终生留在你的记忆里,甚至指引你走向远方,至少,抬起头,张望,寻找……

塔头刘村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顺着老人的手指,看到一座塔,是一座废弃的古老的灯塔。

往事都是一些碎片,孩子们就去找,那塔就叫“虎啸塔”。唐朝这里出一个大商人林銮,他从围头湾往安海港造7座石塔,把东南亚和潮汕的商船引入安海港。孩子们会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境呢?于是,有了属于自己的追梦人生。

山凝固着,慢慢长着五谷杂粮。海却每次涨潮都换另一波海水,并献上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

我喜欢大海,喜欢它每天两次的涨潮退潮。塔头刘村的海水有点浑,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大片的金色的沙滩。后来,慢慢懂了那么一个道理:水清则无鱼。我们为什么要到海边吃海鲜?新鲜产生一种味道,北方人说不明白就叫“鲜”,晋江人能说出来,但不会写,他们说,很甜,跟糖的甜混了。有这个字,应该是“津”。只有像塔头刘村这样靠海吃海的人才真正懂得这个“津”。我要去北京上大学,东石的一位老人专门为我赶了一回小海,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东石味,就是现在我们吃到的塔头刘村的味道。

回到晋江,我就开始寻找那条唐朝的古航道,寻找林銮的7座石塔。最后才找到塔头刘村的虎啸塔。

塔头刘村不能没有塔,塔倒了,他们把那些石头重新堆起来,它,永远叫“虎啸塔”。那塔原来是什么样的,已经说不清楚,但能找到老照片,看到那些建塔的石头。航道早已寂寞,那灯塔的灯火熄灭了。

本来已经是海上通衢,没想到也会退回去,变成穷乡僻壤。20世纪30—40年代,几位教书先生,叫朱汉膺的,叫李刚的,来到这个村子,并且留了下来。他们是共产党员,是他们悄悄地把乡里人心中的灯塔重新点燃了。他们在这里播种火种,宣传抗日救国,带领群众抗苛捐杂税,反“清乡”,反抓丁派款……他们抗顽敌,护群众,和反动派斗智斗勇,坚守阵地,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一群中华儿女,聚集在一座古塔下边闹革命,当地人回眸历史,称它为“小延安”。

这土地留下他们的脚印,这土地浸染他们的鲜血。土地是有感情的,庆祝建党100周年,我们关注了东石镇塔头刘村红色记忆这个闪光点。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寻访革命老人是记住,整理回忆录是记住,建塔头刘村地下革命史馆是记住,用烈士名字作村名,学校名是记住,塑像是记住,重建灯塔是记住。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记住烈士的名字……朱汉膺是1983年去世的,他们给他塑了像,小学生给他系上红领巾。塔倒了,没钱时,他们把那石头再垒起来;有钱了,他们在原址又把塔建起来,其诚可感。很朴素很真诚。他们说不出更多,就是两个字:记住。

晋江这个地方,雨水多,风雨一来,一片灰蒙蒙,点缀的是竹笠蓑衣。改革开放,东石人如同得到一支神笔,一种产业,生活画面由黑白变成彩色。我从这里读到了东石的创业史。

伞在中国有很多传说,其中有《白蛇传》,一位少年把伞借给两条美丽的蛇。几十年前,文明的城里人有的还把它称为“洋伞”。其实,伞是中国古代一大发明,不过,当时是皇权的象征,称“华盖”。不是由中国传到欧美,不知道,它曾在欧洲的大街上引起惊马。后来,伞在英国成为上层精美的日用品。20世纪50—60年代,制伞业开始工业生产,日本是伞王。20世纪70—80年代,台湾是“伞王”。世纪交界,制伞业跨越海峡西渡大陆,这个头功属于东石镇。东石拥有“中国伞都”这块金字招牌。

塔头刘村对革命先烈有自己的纪念方式,他们每天晚上都把灯塔点亮,点得通体闪亮,立在村头,很远都能看见。在塔头刘村地下革命史馆对面有一堵纪念墙,每一个重要年代、事件、人物的名字从墙上凸显出来,读着这堵墙,读着读着,一串串革命者闪光的脚印就出现在面前。

现在东石镇已经不是原来的东石镇,路宽了,楼高了,东石镇是“中国伞都”,又是“全国百强镇”,而且双桥跨海。塔头刘村也站到时代的潮头,海洋养殖和制伞业作为产业支柱,一是靠海吃海,留住根本;一是凭借雨傘业,走向世界。一道靓丽风景:撑起东石伞,色彩五大洲。这正是革命先烈所期待的。东石人牢记往昔,用辉煌成就回应革命初心。

“塔头刘村文化铸魂”征文大赛

主办:晋江市文联、晋江市社科联、东石镇人民政府
协办:中共东石镇纪委、东石镇党建办、东石镇社会事务办、东石镇综治办、东石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承办:晋江市文学艺术评论协会、东石镇龙江畔读书社、东石镇塔头刘村党支部、村委会
执行:东石镇文旅公司
投稿邮箱:4433552882@qq.com

榕树下的微笑

王颖萱

红砖古厝静静地坐落在梧林这个古老的村落,小路上错落有致的石板透着浓厚的文化底蕴;星星点点矗立着的几栋“番仔楼”,散发着浓郁的东南亚风情。

辛丑年年初,梧林传统村落里,处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身陷人山人海,耳边不时萦绕着人群的喧闹声,小卖部的吆喝声和节目演出的锣鼓声,交织成一首首欢快的乐曲。钻出人群,我禁不住四下张望:屹立在眼前的是出砖入石的古厝,灰瓦貌似很有规律,细看却是左一片右一片,散发着历史悠久的古老气息。

我猛一抬头,屋顶上探出一颗巨大的榕树脑袋,年迈的屋檐缝隙中伸出一小簇榕树枝叶。这时,好奇似一粒种子,在我心底生根发芽。我循着伸出的枝叶朝里屋走去。天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棵超级巨大的榕树,称之为“百岁老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阵风吹过,我仿佛看到了老榕树像一位殷勤的主人在向我招手,欢迎我的到来。它虽有百岁高龄,但生命力仍十分旺盛;它的枝丫已是遮天蔽日,但仍仍在努力地向外向上延伸,好似离这土地越来越远;它的树干又粗又壮,像极了各种雕塑品;它的根须多且密,像章鱼的触手,牢牢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看着那从粗壮的树干下忽而伸出又忽而没入土地的根须,我想起了在朝东楼展示墙上看到的关于华侨下南洋谋生的故事,还有楼宇匾额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诉说着的满腔桑梓情。那棵老榕树不正是众多海外侨胞的写照吗?他们虽背井离乡,但他们的心就像老榕树的根须一样,深深地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上。

看着枝繁叶茂的老榕树,我仿佛看到了无数海外侨胞的微笑,仿佛听到了他们彼此倾述着背井离乡的酸楚和心系祖国、报效祖国的深情与自豪。

(作者系晋江市新塘街道沙塘中心小学六年1班学生)



根 飞扬 摄

故乡的榕树

高俊仁

第一次到梧林,让我感到震撼的,并不是那些样式众多的民宅,而是长在民宅里的参天古榕。早年到过梧林者都知道,梧林有两处“榕屋”,或曰“榕根宅”——一株长在蔡德毓宅的前落,一株长在蔡德卫宅的后落。紧挨两宅的榕树根连着根,枝挽着枝,交融为一体。按照时间推算,其实这两株榕树的生命还不足百岁,却长得这般巍峨壮观,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后来闻道梧林开发为旅游区,近日再次前往。临近梧林时,心里直犯嘀咕,生怕那两株老榕树被改造掉。车到梧林,我直奔“榕屋”。远远就看到那高耸的枝叶,我一阵窃喜,加快脚步。进入德毓宅,房屋已修缮,但前落左畔特地空出,留给榕树,并佐以仿木水泥柱,强化榕干的承重。隔壁的德卫宅,不但原生态保存,还新修了一圈围栏加以保护,为了让游客能够尽览榕根的全貌,脚下隔空架起钢化玻璃。我打心底佩服规划设计者的胸怀和气度,为各地游客留下原生的奇观,为海外侨亲延续永远的乡愁。

闽南的亚热带气候,最适合榕树的生长。榕树耐干旱,透渍涝,安贫瘠。随便溪边岸上,悬崖峭壁,甚至屋顶塔尖,都有它的身影。榕树甚至不需要土地,只要有阳光的所在,便可安身立命。梧林的这两处“榕屋”,就是一种美丽的替代。一颗榕籽,可能是落在屋顶,也可能是嵌入厅堂,渐渐地开枝散叶。然后抑是压垮房子,或是撑破屋顶,往高空攀升、向四周延伸,根本就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它的扩展。直到后来反客为主,取而代之,占地为王。最值得称道的是巨榕虬根——

它们盘根错节,四处伸展,像倒扣的巨大水母,紧抓着四周的墙壁,整个厅堂的地面,水银泻地般地嵌入砖缝孔隙,哪怕几根发丝宽的缝隙也不放过,它几乎要捏碎砖石,榨取地下的每一点水分。古榕的这种生长过程,不正是早年出洋谋生的华人华侨的形象写

古榕奇风

风物

陈文武

叹那前所未见的庞大根族。这些经年累月蔓延开来的根,密密匝匝,层层叠叠,覆盖地面,不留一丝缝隙。巨根和小根,盘根错节,如游龙从树头游向远方,在岁月的游动中又滋生小龙,大小游龙若即若离,奇形怪状。时光萌发潜滋暗长的功能,以无形化有形,衍生这么庞大的根族,蔚为大观。这颗巨榕位于梧林旅菲华侨蔡德卫宅邸内。

在摩尼教遗址草庵,也有一棵苍劲古榕,它盘踞在草庵后山坡上。伫立古榕下,感百年光阴倏忽。古榕在郁郁绿树中,颇显伟岸雄奇。古榕树干坚硬如钢铁,想必是百年风雨的洗礼、电闪雷鸣的锤炼。古榕此枝盘逸斜出,枝叶如华盖蔽日,荫庇那片山坡。硕根深入瘠贫的沙石,展现无比的韧性和强大的刚力。

树旁有一磐石,“根盘百曲石间生”。古榕的一些气根如钢筋扎入岩石,这滴水穿石般的韧劲,震撼心灵。巨榕非孤榕,旁边还有枝繁叶

照?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一代又一代闽人,驾舟下南洋,于是闽南地区的众多村落,出现了“十户九侨”的现象。而他们一旦抵达侨居国,忍辱负重,筚路蓝缕,不管条件如何艰难,无论工作多么繁重,凭着吃苦耐劳的毅力、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都有办法落地生根,并求得发展,最终取得成功——这与榕树的生存方式,何其相似!

究竟是植物的人格化,还是人类精气神的物化,成就了榕树独特的文学形象。于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里,榕树往往成为故乡的象征、母爱的情怀、游子的丰碑、乡愁的寄托。最为人们熟知的莫过于黄河流《故乡的榕树》:“故乡的亲切的榕树啊,我是在你绿荫的怀抱中长大的,如果你有知觉,会知道我在这遥远的异乡怀念着你吗?如果你有思想,你会像慈母一样,思念我这漂泊天涯的游子吗?”出生在华侨家庭、两度出洋的蔡其矫先生,60多年前就断定:“我想再也没有其他植物,能像它那样,充分表现我故乡的个性。”蔡老榕树,饱含了韧劲,充满着力量,也不乏慈爱,更有一种“把地上万物都一齐向高空举起”的气势及志向——这应是晋江精神的最佳诠释!

尽管经过连年战乱、社会更迭,但许多年以后,蔡德毓、蔡德卫,或者他们的子孙,肯定回来过。看到参天巨榕占据了老屋旧房,他们应该不感到失落凄凉,而是看到另一种生命的形态,反而获得了一种力量,增加了底气。于是,他们决定顺其自然,任它发展壮大。此后,不论走了多久,无论走得有多远,他们都会惦念故乡的榕树。

茂的榕树,其中不乏“石中榕”,像竹石“立根原在破岩中”,生命的赞歌在我的心中默默唱响。鸟雀在枝叶间啼啭,渲染圣地的幽静空灵。古榕浸透了草庵的悲悯禅音,萦绕了袅袅香火。我端坐古榕的石凳上,享清清的阴凉,此刻心静如水,皈依空灵。

访金井曾坑五棵巨榕组成的榕树林,纯属偶遇。百年古榕群位于村子中央,一片幽静小土坡上,堪称小镇奇观。五棵百年榕树,静静地生长在这片黄土坡上,历岁月嬗变,暗人间芳华。其中一棵三百多岁了,实乃树中的王者。五棵巨榕长势奇特,气根落地生根,或立,或坐,或卧,或拉手,或缠缩,或凝望,千姿百态,风情万种。古榕群树冠如巨伞,细叶翠绿,树枝伸向蓝天,浓荫方圆百米,瑰丽万千。褐色悠长根须在空中飘逸,古风浩荡飞扬。

古榕有老藤缠绕,相依相偎,细语呢喃久远的故事。古榕群的存在是一个奇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树木被扔进了土高炉,化为熊熊大火,去烧炼所谓的钢铁,唯独这几棵大榕树躲过一劫,茁壮成长,蓬荜参天,荫佑这方水土和乡亲。那些“护树使者”真是榕树的教星,人间的大功臣。斗转星移,海滨小镇温馨祥和,五棵巨榕已成榕树林公园,来此可品古榕悠悠神韵,感巨榕奇伟古风。

古榕有长者之风、隐士之逸、王者之气,梧林巨榕之奇根、草庵古榕之破石、曾坑榕林之雄姿,可见一斑。岁月赋予林木以磅礴之力与撼人奇风。榕树王国还有太多神奇的故事,有太多动人的传说。我期待能邂逅更多的传奇。



画外音

根

徐永良

为了枝繁叶茂
你撑起一片春天
而脚下那片泥土
尽管岁月斑驳,时光裸露
你依然抱紧风尘

为了鸟鸣声能够在你的枝丫间停留
为了南来北往的归人
能在你的庇荫下小憩
你保持千年的沉默
驻守一方宁静

你裸露的根须
记录着年轻时的风霜
你错综的血脉
写满了沧桑的过往
你把生的希望寄予脚下的泥土
而把爱的传承赋予蓝天下那片阴凉

根·魂·梦

刘衍

风行树梢。系紧了枝叶如冠
坚强挺立的身躯
包容一声声乡音,根须扎向大地
足够的养分,平铺纠缠一地
活在日日思念的乡愁里

多么久远的侨事。乡情时时涌动
红砖古厝,那是留在故乡的魂灵
当年的艰辛,换来回归桑梓的荣耀
思绪飞扬,回眸间,光耀的门楣上
已是风调雨顺,花好月圆

记忆是为了怀念,脚步也用心良苦
先祖真实的语调一旦重复,梦境
就多了几分玄妙,唯一的祭祀
也是在顶礼膜拜中,添了神圣

把根留住

蔡冬菊

盘根错节的乡愁
早已习惯漂洋过海
尽管远离家乡
并不是美丽的向往

为了心底的希望
他们把离愁含泪种下
因为他们知道
留住根,就是留住回家的念想

越来越多的宏图破土而出
家乡的土壤越来越富强
翘首以待的红墙
开始期待全新的模样

冲破屋顶的枝叶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只要凭着茁壮的力量
就能轻而易举地触摸到
明天的太阳

根

许建军

天空之鸟啄来种子
无意中扎根古厝
树干向往阳光
冲破红瓦屋顶
恣意长成枝繁叶茂

守护故土红砖经年
与皇宫起大厝一起遗忘年轻
在一个文艺的春天
披上鲜艳的红绸
重焕光彩迎接膜拜

一条条根须盘根错节
无论延伸到哪里
甚至漂洋过海
总离不开粗壮的主干
那里写满乡愁

鹧鸪天·根

叶海山

耸立空间若许年,形如绿伞耸云天。
四围古厝红墙绕,满地树根错节盘。
芳草地,杏花天,梧林村落赛桃源。
骚人乘兴吟佳绝,乡恋引来翰墨缘。

根

陈文震

沃土扎根几度秋,古榕罩盖蕴乡愁。
通江达海情难已,守望梧林听凤呦。